

生與死的拔河

文／十全教會 林素蘭

拉開多日未開啟的病房窗簾，那種重見天日的感覺真好；
而在這極大的苦難中，經歷來自主所賞賜的莫大平安，更是好得無比。

信仰
專欄

蒙恩見證



2014年3月31日凌晨，屋外風雨交加，沒想到我也即將面臨生命中突如其來的一場暴風雨。

當天深夜兩點鐘左右，為了怕雨潑進家裡，便起來關閉家中的門窗，旋即回房繼續睡；到了凌晨四點，下腹整片的劇痛令人難以忍受；早上七點多時，肚子疼痛的程度仍未曾稍緩，並且疼痛的面積還一直往上延伸，痛楚與時俱增。本以為單純是婦科問題，就起身查詢常去就診的那位女醫師當天的門診時間，這幾年來一直在她那裡固定追蹤子宮肌瘤，然而這位女醫師下午才有排診，先生就催促我不能等，一定要在早上先就醫。

後來，我想起幾年前也曾有過類似的疼痛，於是先生開車載我到先前的聯合診所就醫。感謝神，當天因為我整個人已經痛到無法站直，護理師看我這樣子，就安排我先進入診間看病。醫師根據症狀先內診後，接著開單要我到鄰近的檢驗所抽血檢驗，沒想到白血球測出高達10,000單位，竟已達到臨界值。當我帶著含有其他判斷指標的檢驗單，重新回到診所後，醫師就開藥並且打了二支針劑。臨走時，醫師又表示，如果時間許可應該打個點滴再回家。

大約中午十二點半回到家裡，隨手撥了兩口麵包吃下後，就趕緊服藥回房休息。這時候天氣已經相當熱，藥也吃了，奇怪的是，在二十九度左右的氣溫下，身體卻忽冷忽熱，全身冒汗卻又覺得會冷，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。我蜷縮著身體，試圖減緩疼痛，口中一直不停地喊：「主啊！救我！真的很痛，救我！救我！」這期間，汗不停地流，把衣服都弄濕了，於是我起身沖了二次熱水澡。在沖澡的時候，身體的疼痛與畏寒稍微緩和了一點點，感謝主。

到了傍晚四點左右，想吃點先生買回來的粥，沒想到僅僅吃了一兩口，就整個反胃，吐得淅瀝嘩啦，於是我不敢再吃任何東西；而這種如流水般傾瀉而出的嘔吐，在傍晚約五點時又發生一次。這段時間裡，除了沖熱水澡能讓劇痛稍微感到舒緩之外，其餘的時間，痛楚絲毫未減。這次，我不敢再耽擱，趕緊打電話給當天需要值班的先生，請他務必請假帶我回診或住院。先生請人代班後，立即返家帶我去就醫。

因為想到聯合診所的婦科醫師曾表示我應該打點滴後再回家，所以我們夫妻倆又再度返回該診所。醫師看了我的檢查數值並再次內診，判斷我不該會如此疼痛才對，於是打電話給位在樓下、負責腸胃科的醫師，請他一起會診。腸胃科醫師輕輕敲了我的肚子，有鼓的聲音，再用聽診器聽，得知腸胃不動了，又聞我口中呼出的氣味後，判斷我的腸胃已經有阻塞現象。於是，趕緊催我回二樓打點滴，並做肛門塞劑，希望能疏通我腸胃的阻塞情形。

當第一瓶點滴快打完時，護理師帶我上廁所，從我解尿與解便的份量，醫師判斷還是不夠多，於是再追加一瓶點滴，並密切觀察我的變化。打了第二瓶點滴後，我依然未如預期的排尿。醫師說，這樣就必須馬上轉到大醫院掛急診，所以她快速地備妥轉診資料，我們停掉了未打完的點滴，帶著轉診資料及檢查數據，驅車前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（以下簡稱高醫）急診室。到達高醫時，已經是晚上約九點半了。

到了急診室，我們依序辦理手續，進行抽血、照X光、做心電圖，等值班醫師看診後，醫師表示要插鼻胃管。一聽是侵入性的插管，心生畏懼的我們，便詢問有沒有其他方法，那位醫生言簡意賅地表示，如果有替代方法，診所就不會轉診而不開藥了，若不要插鼻胃管，他們也會尊重家屬的意見，但結果就是會繼續痛。感謝主，一清二楚的回答，也讓我們意識到這場病的來勢洶洶。於是，我們決定繼續留在急診室。

當天晚上，又做了電腦斷層、婦科內診等檢查。非常感謝神，透過高醫醫療團隊正確的判斷與安排，在急診室的這個晚上，很順利地做完了一系列的相關檢查。又因為我在婦科檢查時，曾提到目前在某間診所追蹤子宮肌瘤的婦科醫師的名字（原先也在高醫服務），神竟然就這樣巧妙地安排了我的主治醫師，一位我從未認識的醫師。

這一夜，伴隨著劇烈的疼痛，感覺很漫長，而明天將會如何卻是個未知？幸好，在這無助的時候，我們有主耶穌的陪伴，能全

然倚靠祂的大能與安排。

第二天（4月1日）早上，打了通電話給一位舊同事，想打聽一下這位素昧平生的主治醫師如何。這通電話讓我放心許多，但是我的疼痛指數卻是不斷上升。接著，我想起自己目前在教會所擔任的事工，於是打電話給教會的同工請假，並請她做後續安排。感謝主，就這一通電話，教會弟兄姊妹的愛心紛至沓來，不斷地幫忙禱告，這些充滿愛心的代禱和不斷的關懷與探視，使我們夫妻在這次患難中得到極大的幫助與安慰，神的愛也在他們身上表露無遺。

在等著醫院下一步安排時，我請先生詢問是不是可以同時進行所需的檢查，以免耽誤治療的行程。院方回覆相關需要的檢查，已經在急診室那一晚都檢查過了，接著就是等主治醫師的決定。這種等待的過程，對於疼痛指數已經超過忍耐極限的我而言，無非又是一個煎熬。後來主治醫師來問診，我告訴她，我的疼痛面積一直往上移。醫師一聽，擔心已經轉為腹膜炎，冷靜而睿智地告訴我們，手術是唯一的治療方式，所以，我們也馬上配合，簽妥手術同意書與開刀必備的相關文件，感謝神。

第三天（4月2日），從起床後，就開始等待不知何時執行的手術，直到早上十一點左右，院方來通知開刀了，於是會同家屬，我被送入手術房。麻醉前，我看了牆上的時鐘，時間約為十一點四十分，緊接著便是一段未知。

感謝主，手術歷經多時，在醫療團隊的合力搶救下，取出一段已經壞死變黑、長約SKB原子筆大小的迴腸（即小腸末端），也挖出裡面有些香菇（所以食用香菇時記得要切碎），而這段迴腸因為卡在二個子宮肌瘤之間，已經扭曲成圈狀，其直徑分別約為八公分與七公分。手術後，我順利地約在下午四點進入恢復室，並在五點左右轉入普通病房。

接下來一直到4月10日出院的這段期間，感謝醫療團隊辛勞的醫治，更是感謝主的恩典，我沒有產生手術中可能發生的「有的沒的」併發症，尤其，手術的位置，與第一次剖腹產的位置相同，在這同樣的開刀處，第二次的傷痕，卻加深了主耶穌對我格外的憐憫。

這段期間，因為先生無法一直請假，所以婆婆的瞻前顧後、兒子放假回家輪班照顧、以及教會姊妹及時的幫忙照顧和陪伴；另外，還有一家人愛心烹煮、費心勞力地送來粥品、魚湯和麵線等等；有一位向來關心我們家的弟兄，在第一時間來院探望；教員同工們，在聽到消息的當天，就浩浩蕩蕩地一行十幾人，帶著學員們自製的愛心卡片到病房探視；還有教會傳道、長執們，陸陸續續的關懷、探訪和禱告；出院前幾天，有位媽媽在百忙之中，帶著一對幼稚園的兒女，在放學後到病房看我；甚至在出院後，教會長者們的噓寒問暖……。這一切，都讓我深刻地體會到教會同靈們的一家之情。也許，還有些該感謝的人被我無意間疏漏了，藉此，也一併獻上我們家誠摯的謝意。是你們

不斷付出的愛心和代禱，幫助我能如此順利地出院返家療養。

出院後的我，還需要休養，身體的狀況卻都被安放在弟兄姊妹們愛心的代禱中，我深信禱告帶來的果效，是這一路走來最實質的力量，也將是平安和健康最重要的關鍵。

其實，信主的人跟一般人一樣，也會遭逢患難與病痛，然而在我的生命如拔河般地拉鋸時，主耶穌讓我們夫妻深刻地體悟到，若不是真神用祂的大能之手幫我們一把，帶領我們穩穩地度過那麼多個未知的時刻，無人能掌握我最終會倒向生或死？

出院前，我拉開多日未開啟的病房窗簾，那種重見天日的感覺真好；而在這極大的苦難中，經歷來自主所賞賜的莫大平安，更是好得無比。願一切榮耀、頌讚歸給天上的真神，阿們。



文／阮琦雅

孩子眼中的豪宅

經過住家附近的豪宅區，孩子總以羨慕的語氣描述他對豪宅的渴慕。

他知道：努力，加上神的許可，方能圓夢。

有日，從教會歸家的途中，見著豪宅內點燈的景象。

孩子恍然大悟：原來華麗的外貌所隱藏的，依舊是個家的樣式。

他終於明白：家的可貴，只在乎相愛的溫暖。



藝文
專欄
童言童語

